白蘇齋類集

白蘇齋類集卷之十二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中道 參校

誌狀類

封知縣劉公墓誌銘

不佞同年劉君時濟用直言左遷業已踰歲方意賜環之期非遠而時濟必且旦夕還朝書至則封公以仲春違養矣傷哉封公諱宗傚字子中別號北岡先生新城𠈁上里人家世力田以孝友聞至其父鉞恍

慨有豪士風而其配王又善綜壼政貫業遂大振子
三長即封公公少習經藝藻采煒然命不配才屢試
邅蹟遂屏擲帖括改學弢鈐輒精其業及步騎兩試
矣無虛發觀者竊嘆謂當擅場比入闈條對發紓胸
臆無避忌遂棄弗收公才過李蔡志業不遂撫膺傺
侘自傷數奇而已久之聞房山中有異人焉亟往咨
詢得煉養之真訣乃棲息上方尚羊名剎蒲榻茗椀
寐焉跏趺丸還將滿三山非遙回憶疇昔仕宦之念
都如昨夢矣是時伯子時濟已遊膠庠先後柄文者

咸加激賞試即高等公竊喜曰吾敝屣功名獨餘報
國之念尚未灰冷幸哉有兒足酬我志乃斥貲治裝
遣子負笈求師都門一時相與揚榷者多藝林名匠
無何時濟用恩選入貢丙子列鄉書丙戌成進士筮
仕安陽聲稱炳赫裒然薦剡公信且疑一日潛行鄰
封徧詢田畯盡得其治狀乃色喜不自禁因馳至署
勞時濟曰而翁初不欲見若今聞所闢而來即去若
矣其慎乃末路以終令問時濟長跽受教適徵派歲
額盡釐豪貴之濫免者以甦民困因貲之公公曰吏

職在安人何憚強禦豋之便三載考績　上封公如子官贈公配王氏為孺人壬辰時濟以行卓犖召拜兵科給事未幾丁內艱乙未起補吏垣署篆守正危言不避權要封章屢上骨鯁之聲震動一時竟用抗疏謫劾貶級外還人問封公老矣嘗不忍見其子遠竄及時濟過里謁公公輾然笑曰汝以直諫謫我得稱直臣父孺子榮我不既多乎大都時濟出為循吏入為直臣雖其自樹立稟公教焉公為人剛直中心愷悌挫折強梗提掖柔良不難倒篋以周閭里病者

賴以起貧者賴以婚葬王孺人先公卒奉尊章孝慈
妯娌和家固豐饒而操作勤甚常手挈兩甕水立雜
數十人飧而夕爨一襜褕偶行失足竟至不救于時
時濟年甫十二耳公生云云宗道曰嗟夫今古賢父
能成子名者固多然揆諸恒情厥初延塾師市經籍
切切督子大都為取科第計耳及其子一入仕版惟
恐其嫌忼激烈賈尤失官故常人之情與其家有斷
脰割心之貞臣寧有諱樹數馬之醕士也而封公所
見獨異居常用節烈訓子老而覩其子左遷乃不以

惡而以賀此豈復常情可測耶盖封公少治方內學
故深曙人臣之大義晚又精方外學故能一顯晦齊
升沉實由道力非意氣湊泊也公善行甚多此其宗
闕世教者故不依特揭論之而又為之銘銘曰不得
于儒去而韜鈐不得于武去而神仙三変入道蓬萊
圓嶠下視簪組不滿一笑酬恩寸心付之嗣人夕郎
矯矯名重披鱗泉激山碧環松繞栢神遊洞天蛻藏
斯宅

陳處士墓表

盖良鄉有隱君子陳壽堂公其子二曰獻文獻策獻
文者為博士弟子有聲竟弗第為太學生云予以計
偕過良鄉館長公家稔知其質行長者而忼慨好義
不佞官詞林則長公踞請曰公太史也表幽闡微夫
非公職哉維時先父母偕隱山中義甚高小子廋經
餘顯先人獨計得公一言沒者且不朽蓋一歲中請
者屢焉予度不可辭乃告之曰予亦見夫繪者之貌
人乎豐幹玉立風標秀舉頎然美也然而不肖其人
觀者爭嗤其弗工矣子毋亦令我免夫觀者之嗤焉

斯可矣長公曰唯唯遂退而述其兩尊人之行僅百
言無溢美無失辭甚矣君之善用孝而諒我深也其
言曰先大人事大父母甚恭苟可以致尊人歡竭歷
以趨之不憚劬而友愛甚篤兄弟相與嬉遊至老絶
無勃谿且急人之急甚于己里中骨有暴者飧弗給
者壯弗克室者亟揮槖中裝助之曾無吝色性喜登
臨每遇佳山水流連竟日不忍去山中名刹圮者起
之漶漫者新之不可勝紀其慷慨好施殆天性云而
母孺人拮据力作以佐先君子以故先君子雖散財

若士夰然得不之蓋兩尊人协而里閈爰莫若踵相接曰天乎柰何奪善人若斯之亟乎哉嗚呼此可以觀吾兩尊人矣史宗道聞而嘆曰嗟呼昔子輿嘗取陽貨氏之論矣然子長氏不云人富而仁義附乎此兩論者若淄澠圓皆有合耳以不佞觀壽堂公多貲而好施可不謂仁義士焉庶幾不悖夫子長氏之論矣予故表之曰此惟陳隱君及劉孺人之墓

迪功郎南安少尹方先生行狀

凡昌熾之門其始必有篤行君子泯泯默默不顯其

聲名以深其根故其發名大蓋凡行德不隱則取名
知取名知則受忌造物受忌造物則其身之福且日
就銷鑠矣曰後嗣故隱名云陰同耳鳴耳不取其名
福無所歸不溢于後將安洩乎袁生曰余觀方君思
濟六父東谷先生事甚異焉輕貲財如塵礫急仁義
若衣食自少至老惟知施恩不計其怨人之怨有加
而先生之施無倦即往籍所載長者奇行恐無能勝
之者然而世未有稱說先生者也蓋先輩質行不近
名如此觀于先生之有後可以勸矣先生諱夢暘字

子旦別號東谷其先有德益公者遷桐五傳而至伯通公淵起家鄉舉法生贈御史懋懋五子季灌名舉于鄉生圭圭隱東陽村用力田家累千金生二子長太學野舫公絅次孝廉海舫公絢野舫公配高巳又娶于鄒鄒姓野舫公夢日入室于是先生生故名夢暘先生廣眉豐顙美鬚目光射人少年即豪邁日誦千言十歲善屬文能作大書書輒工出試邑令奇之置巨扁命之書令嘆曰孺子腕不勝錐而能擅敲脫之技何奇也十六補郡學弟子郡守吳君西吳名士

大加賞識曰若能爲賈生耶吾不難作吳公矣亦幾入成均與同里吳別駕承恩阮中丞鶚友善阮故貧婦卒半里先生盡捐賻金爲贈罄則又市已而乘騾抱其子自崙歸乳助其再聘阮爲感泣野航公既老多病委家政先生野航公卒先生哀毀殆不欲生先生家世豐財自涉海航公無子卒時囑語妻劉吾侄兒夢賜賢汝必子之劉如言而旁觀之豪耽耽即持刃刼先生曰不千金立刃汝先生即奉千金不校也而豪不饜百計構劉訟于官先生曰身訛與債重吾權

之久矣。且一縷一銖，皆先人貽與。其濟他魚肉訑與
夆吾拼毋取所遺七十二契，割三十六契畀之。餘皆
半，産取瘠，室取湫，僮僕取老，而全盛之貲減過半矣。
野航公之卒也，出息于里可千金。先生召責者火其
券曰：此吾先人志也。自是先生蕭然自食其力，不復
問子母矣。先生家以素封名，一日大盜至，首斮數僮，
晝發所藏，去則縱火，烈焰竟日不息。先生以族豪報
收租之役于官，不及離，仰天嘆曰：甚哉財之為大盜
積也。吾瀕死于貲者再，今而後庶其免夫。縣捕令亡

主識所亡、先生不問也、時吳別駕寓書曰、子以賄聞、孽獸也、賄去而賀可知也、今且懼子之以高明聞、令鬼之夙瞰之也、先生心善其言、寘之座右、先生既遭盜驚、遂奉二母邑居、居常約于自奉、至奉二母則無所惜、尤曲順高母意、母子畜其侄、侄倬屢私昇金、先生都不問、倬後以計取先生貲亡、卒如言償之、至質田無所惜、終倬世爲兄弟好不絶、鄒母家金陵、母兄賈嶺南、坐法當死、先生馳之金陵、百計脫之、更贍其家、攜其孫子視之、嘗語子孫、若等不忘吾母、當謹遇

此人也其養母志多此類琳母劉繼他子夢賢不數年所析盡廢先生素敬事劉雖别居時時過省情意肫至劉更感泣會劉老且貧先生供具甚厚劉卒哭之痛不啻所自出時夢賢女壻有廬州遠先生往營救得脫夢賢僕馬過隣人馬驚出家僕墜傷先生適過起之夢賢謬謂先生傷其僕裂眦怒罵先生但償家瘳其僮歸之亦不辯初劉内難時先生之金陵旅豪令二刺客匿喬里刺先生謀泄先生遂從間道歸絶不以語人逾三十年携孫思濟應舉舟過其地

乃蘇蘇隕涕曰此吾萬死一生處也悉語君濟狀君濟亦泣嗟乎世路羊腸德施讐反憂㖢屈而不辯至于欲殺其身而終不忍言先生所遇之禍固奇所植之德亦奇矣婿吳自峒弱冠登進士歷通政計二十年貴矣先生遇之如微時亦終不以相屬劉司理坤四十無子坤自分不復子先生捐金為聘一姬期年而得男先生少懲多藏之禍不更藏錄餘財嘗語子孫吾戮為先世數錄身世莫保恐復襲禍禍怨殃及若等自家雖後家無贏金隨有隨散里姻有緩急如

取其寓物隣豪乘計先生宅遭燬淡田契已灰燼侵地數十丈先生貽書曰尺土皆隸皇家籍古來割據幾何年其人愧服而止有欲以賤直先生田者先生即如其意取直其人復詭言田瘠先生復如其意還直隣人毆一僕死先生不問隣自訟法當抵先生復為解釋嘗渡江同舟賈以失金爭先生笑曰金在我解橐償之及舟泊始得匿者乃相與嘆服而去祖塋之麓有田數十畝久屬他姓先生乃捐金贖為祭田族凡千指祭則會會則宴酒張樂酬酢盡歡于是族

人愈知有禮讓也先生以銓久意不欲仕丁卯訪楚
人張君燧燧遺以帶且曰可以自效者何必科第先
生乃謁選得閩南安丞南安泉支邑族祖少卿公舊
部先生感念先澤欲輝前躅極意撫字時邑遭燹多
逋民恒出俸代輸賫稅嘉禾例有餽遺不受稅之羨
一切不入私槖歲市家粟給官邸為少卿公修毋兩
碑于洛陽橋先生以名家子隱于小吏當事者知其
修飾名行不以他丞視之先後奬勞不置而先生夷
然不屑嘆曰垂老叅佐頭顱可知心如嚼蠟身等勞

蘇亦復何趣戀此一官故園松栢待人吾其歸矣盱即杜門不預搢紳事陶公籃輿司空鳩杖日與隣翁社老量晴較雨探節數時而已丙子思濟舉于鄉先生曰有孫如此吾復何憂自兩母继没先生哀毀逾年不減孺慕邑令陳公于階素重許可獨敬禮先生凡賓于鄉者三然先生晚年不樂市廛每行請泉白石間輙徘徊不忍舍去嘗慕禽向高蹤牛首三茅燕子岱宗黄鶴滕王樓閣諸勝跡無不至者晚年偶念西湖之勝忽泛舟東下三竺六橋之間杖屨悉徧矣

酒淋漓所至倒屣先生襟懷豪爽飲可三五斗許頹若渥丹手神愈整不喜苛禮與人遊不寘輕重于懷抱鄉儺里社追逐宴會無不極歡雖性絶滅否而里人服其公直有所爭訴寧取平于先生庚辰攜思濟業南雍率諸里姻置酒高會曰吾老矣恐此會不可再也將歸灑淚而別辛巳春大饑先生徧施里中舊時奔走厮役亾有所給若訣別狀仲夏遂病先生素無病偶病疽即令治後事曰吾濱死者數今幸終正寢于吾邑矣遂逝卒之日親戚友朋皆相聚悲泣遊

以本年祔葬先塋尚期改卜葬之日啟棺睹者數百人生卒云云嗟夫恒情受薄忤面焉若焚疑含微觜心焉若割故貝典所載布施忍辱二門行者甚難一門深入可以證聖至于震旦後裔又其餘也東谷先生生平所受禮逆蓋人情所謂腐心塞咽不能堪者而身之若飴家累千金日啓篋以待族里之取庶幾乎深入施忍二門者焉有孫爲名御史游歷崇顯爰及曾玄蘭玉相映此里人所艷説而余則謂爲此特先生報緣之餘耳若先生真歸之後所自證自受不知殊

脉當何如也余聞先生奇行且仰且媿不揣固陋狀之以俟鴻筆君子

外大母趙太夫人行狀

傷哉天乎天乎何乃遽以吾外大母逝耶悲哉不肖宗道稚年喪母外大母每見不肖輙涓涔涔下且泣且拊曰兒餓否將無寒乎輙取衣食衣食之故不肖即孰然弱子乎無殊乎在母膝下也今壯矣而外大母何在耶悲哉悲哉因痛吾大母并痛吾母楸梧雖拱宛然新沒腹爲裂而淚盡血矣不肖孟夏入都門

與駕部舅相見舅把臂勞苦歡甚訊外大母安否曰安愈益歡自是每晤輒歡譁竟夕寧知有此也月隔而幽明頓異夕隔而悲歡倏變生人之趣何無常乃爾悲哉悲哉舅氏既徒步奔歸以書來曰以予骨肉且習太夫人行矣其爲太夫人狀嗟夫微舅言忍不狀吾外大母然柰嗚咽不成語何也太夫人姓趙氏其先江陵人景泰間徙公安遂占籍四傳爲處士文深贈中憲東谷公與處士同里閈雅相歡也因悉太夫人勤慎狀曰是真我家婦遂命方伯公娶焉笄

四年而歸贈中憲公性嗜飲日偕諸酒人遊願以生
計蕭疏不無但酣暢也自有婦卜太夫人而毋滑盈
几取辦咄嗟諸故酒人驚相語前從夫夫飲且少鮭
菜耳今何突致此衎衎者徧視其困篋而索然若故
然後乃知太夫人畜腹龜手適舅姑心力竭矣無何
姑錢恭人嬰疾且亟則晝弁轡珥摋方伯公俾迎醫
醫無間遐近夜則露香禱籲乞代恭人不食外大母
亦絶啜大母勞之曰新婦即自苦忍不爲吾子若孫
疑一乞恭人不起而太夫人哀可知也即逮今五十

餘年而語及輙涕居嘗語子吾今裕故能施耳不若
先姑貧好施也若所以有兹日微先姑之德不及此
子孫毋忘先姑哉乙卯方伯公領鄉書丙辰成進士
巳未官比部郎太夫人相從京師爲置側室高禮訓
慈育閨内穆如居四年不置一鮮麗服外大父秩滿
封安人癸亥中憲公殁太夫人佐方伯公襄事如禮
丙寅方伯公僉憲江西時長憲者喜敲朴公庭號楚
聲不絶太夫人聞之戚然曰彼盛怒易解耳而生命
難續且若之何以人爲骨之痛愽巳一快也方伯公

爲之改容曰請佩此言當韋是時鴻臚及孝廉駕部
公并爲諸生學稍怠輙譛責之曰汝輩若是而望踵
父躅耶夫豈有不燕裘而襲殮者稍精進輙沾沾喜
壐爲酒脯佐勞未幾高亦舉子太夫人子之不啻出
也庚午方伯公意不忍舍去太夫人從傍促曰君忘
平生語耶柰何當盤錯而不力夫酬主恩策勳名在
此行也吾爲君養母幸無深念公乃行已而捷聞
穆皇帝嘉邉臣勞晉秩賜金　今上改元后以邉臣
故例得疏恩于是晉封恭人云雨子方伯公備兵温

慶太夫人亦涖于時礦寇猖獗衆議調遣大創之太夫人聞謂方伯公曰賊與兵等人耳曷先聲散之無勞兵無濫殺兩利也卒如其言戊寅方伯公以大参備兵通泰尋由河工超遷河南右轄未幾轉左日夜期會簿書間力漸耗太夫人時時風方伯公且休矣即不能襲琴𩠐鶴以飽夫豈其無雙田之毛東湖之水方伯公曰所謂拂衣若雉妻摯也汝若是又奚雖而癸未需次調補竟請告歸涖太夫人意也既歸之又明年是為乙酉御史公以建言謫太夫人聞報至

而色喜家人罕測其意居嘗語諸子曰自吾為子家
婦即鮮見冠而紳乃今科第蟬聯則祖父之餘也子
若孫毋盡其餘庶幾長有孫目又曰爾父累俸捐拓
田廬然不盡與爾曹而推以贍族亦惟是念祖父之
餘不可專食也爾當識此意附譜後絕孫曾他腸令
吾族人得世世食此土不亦義乎其平居語識大義
類若此不肖宗道去年從後歸里朝夕往省太夫人
且時勸脩白業太夫人素奉圓通大士聞是益虔寒
暑不輟念佛今年辛卯壽八十筋力不減壯盛時雖

沫風燈轉盍自憐矣悲哉悲哉所幸令郎君朗秀而吾兒亦知爲文庶幾不作癡憨面孔此皆足以瞑孺人目于九原者孺人幸毋自悲尚其監之尚饗

祭外大母趙夫人文

嗟嗟外大母遂長逝耶外大母鶴髮豐頤行步若壯齡眠食皆無恙也當百歲而竟止於斯耶悲哉悲哉前月拜辭外大母床下雖抱微痾而眼耳神明如故且促甥亟行無久戀庭闈也詎知榻前剌剌數語遂成永訣乎悲哉悲哉憶甥十五失母外大母見甥輒

涔涔淚下問兒饑否樹背曰將無寒耶輒取衣食之一日將取寒具瞰甥而甥適去念之不置至丙夜不垂睫云夫女之愛子誰能不愛即未有若余外大母之甚者而今何在也哀哉哀哉歸神之夕兒孫滿前當無所恨所不能去心者獨兩舅氏及不肖甥甥此夕偕八舅氏宿磁州公署劇談甚歡而遽意有此刻心之戚也甥乃不如一田舍兒白首無生離之苦耳悲哉悲哉凡此皆甥所謂自悲者若外大母則何所歉也安庸悲安庸悲人生多不逮下壽而今八十矣

壽未必偕而今鳩杖相向坐長春堂者二十年于茲矣多無子即有未必遂即遂未必賢而今有子遂且賢矣此之爲福豈惟吾邑難之又安庸悲矣且也外大母生平慈悲具足十善晚年清修淨業晨昏禮頌非生兜率定往安養是不第具區中之緣且兼世外之福真可含咲九原又安庸悲矣甥戀一官不能哭拜靈次一吐悽愴然外大母業已蟬蛻形骸一瞑萬里甥即在數千里外當悉知悉見無所闕也尚饗

祭鄒金吾妻

曰嗚呼哀哉維我孺人高門孕秀世德傳馨外映慧質內朗蘭襟庶車既駕鴈觴早露敬共夫子夙夜罔懈茹淡忍苦屏絕穠艷持厥家政惟勤惟儉澣洗手龜牙籌心算家食千指不勞而辦若夫賦性柔遜和恬雅叱咤之聲不及犬馬至于夫婿賢豪微鬢白晳漢代金吾長安俠客門多好事室有佳賓爾乃歌鐘暮起則脇臛雜陳霜烏夜啼則匕箸遽新斯謂酒食是議中饋惟勤者矣如何與人曾不百歲而竟弼奄化天乎其有數耶夫蒲也柳也秋而零也輕且

盈也若孺人者淵而厚婉而真松乎栢乎秋冬青青而胡為雪霰之易侵枝葉之易傾如此哉嗚呼悲矣夜臺泉路宛其歸矣惟予小婦孺人親屬念兹蕭蔎早承教育絡秀副周柔順知禮非孺人訓胡以有此則余于孺人之卒也亦安得恝然而已尚饗

祭盛老師文

嗟嗟某等不復登我師之堂望我師之光儀聆我師之善誘矣傷哉乎憶丙戌之春某等初謁我師出而相與竊嘆我師容觀豐偉韶宇恬靜貴壽徵也有如

老師骨相而不台禺不期願則居舉憬藏葦之術皆
虛謬耳久昕夕卑比詼察我師行履貞誠而愷悌疑
靜而沖挹則又相與亟嘆我師仁者昔我尼父固嘗
繄壽于仁矣則我師之合有崇年又不獨徵之于骨
相方日夜望我師膺大拜據禺鉉握大斗調四時黃
髮論道贋眉輔政而詎意其止于斯孛傷哉傷哉哀
訊初聞五向俱裂然且疑且信以為傳者誤耳及二
三交知悉知悉聞始相與大駭以為信然猶莫庶幾
萬有一誤以強抑摧裂之心而無何長公至矣向二

三兄弟擗踴哀號而後信我師之果逝也傷哉傷哉夫唐舉輩之術不必驗固無足論而我尼父仁壽之語亦有時不合乎不然也朝聞夕死夫非尼父之語乎哉蓋仁者未有不壽而壽不在不死死非壽而可以死則真壽也若我師則壽矣我師之死無不可矣聞我師之沒也以胃傷蓋得之苦塊之間內鬱沉痛外斷葷血云人誰不死而師死孝矣我師生平行憮影寢憮衾當官憮官居室憮室而有時搦管為文則瀍洛之吻而兩司馬之藻是知我師德言不朽朽者

形耳又長公向我言師之將逝也譚笑自若從容下
床西向端坐無一語刺刺兒女脩然而化有玉筋之
異焉夫人恐怖臨身此爲何時而我師秉理而往若
辭傳舍非夫洞源識本勘盡虛幻安能揮手坐脫毫
無閡戀且有異徵若具戒老衲耶聞道而死此又寔
驗嗟夫嗟夫我師方超然受世世外之福而我輩以世
福之所恨者悲之不亦愚乎況以世福槩師師亦無
可憾者生爲少宰日侍講幄沒受恩䘏隆厚稠疊斯
亦人臣之至榮已令子朗襟遠識學博而文甚工今

且次第脫穎起未竟之志未就之業令子在矣嗟夫嗟夫神理不昧則我師本無憾而世福已具則我師又有不必憾者其等之悲不過感門屏之私恩悼從遊之無時耳我師則奚用悲乎山川脩阻煙水蒼茫遙望閶門伏地嗚咽尚饗

祭蕭孺人

嗟夫嗟夫孺人遂已耶人生誰得不死死耳柰何夫死容死復如是焉死乎維彼蒲柳望秋先零嫂則淋而厚醑而貞其松栢乎而霜霰未及枝葉俄催篤材

之論其謂之何西粵去此山阻水縈幾萬里矣飄飄丹旌淒淒素輀浮洛涉江泛吳泝越更寒燠而後立首苦矣我輩每過允升門輒回盻扉端意有孤矢在焉或晤允升則捋其鬚調之我輩業釀金俟大嚼何濡遲乃爾此謔在耳而吉祥之倪倏化荼毒何為者也嗟夫嗟夫嫂柰何夭死客死又如是焉死也我二三兄弟每詰允升允升輒留不咄嗟間胹臛雜陳匕箸遞新我輩且啖且誇嫂才今已矣勿復言之矣此其小者也允升旦入直良勞而顏愈澤鬚愈鬒皆嫂

竟壹事飭家政使然嫂今死是令允升瘁譁白鬢也又其稚子斬焉苴如苫塊之間愛女拊心泣血閨閣之內泠泠煢煢如行陰雪回顧失影如鳩墮巢徬徨靡泊此時此情聞者酸楚嫂何能目瞑而允升何能不心摧乎我輩將為莊生語以釋允升此允升所稔聞言之者無情而聽之者為贅言何益乎尚饗

祭李年伯文

嗚呼公有不當死者二有未可死者四乃竟逝耶公天植孝友慷慨行義造物者宜祐其德而錫之羨此

不當死者一公鬚髯幹偉赳赳雄飲啗手談達旦無
垂睫也度馳世當百歲而艾此不當死者二聞公高
堂有垂白兩尊人在焉公逝矣不虞斑襴黯無色耶
此未可死者一也聞公負倜儻才日夜思表見于世
居嘗奮曰丈夫姓名纔不能以施旐然片石然要可
不掛循吏傳耶斯其志𦍒以一參軍老焉者此未可
死者二也不倿意公才高即束于格不盡效顧伯子
成甫顯矣乃不能少須臾以遲恩綸之薦賁乎此未
可死三也南望洪都維公苑裘公年僅望五十獨不

可徐之故丘以老而遂儵焉返真于逆旅乎此未可死者四也嗟哉嗟哉夭乎何遽以公逝也然吾聞公雅放于酒蓋庶幾古之達者達者泡影萬期壽殤夭籛則公五十何必短于百年年亦何必永于五十也耶又達者遽廬光陰過客浮生則何必衡門之為逆旅亦何必菟裘之非逆旅也耶而公何憾也且公有伯兄懸車私第以豐尊人養有仲兄翱翔青瑣以適尊人意度公所期自致于親者若是焉足矣而公何憾也伯子成甫與不佞遊且二載不佞深知其器識

淵朗而豔節義今方蒙勅扶桑究其所未足矣而公又何憾也我輩誼厠通家雖知公一無所憾亦安能不噭噭焉為公泣數行下然公方且遨遊清都尚羊廣莫毋乃謂我輩不達也耶聊拜靈輀獻公一觴而已尚饗

祭兵部尚書張公文

穆淑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玆三不朽兼至為難兼至矣善始令終難乃公數應中外屢樹巽伐浙之後戍卒遊徼先後大訌而公出奇運機咄

嗟安壻移鎮宣𠠷斬馘萬計自昔立功鮮有適公者
也緩帶之暇倚馬含毫文薄先秦詩超大曆與濟南
諸公鞭弭中原旗鼓相當自昔立言恐亦鮮有適公
者也且不以功高而有傲色不以文人而挾習氣煦
煦自下喜愠莫測以方古之立德者夫何媿焉公蓋
兼三不朽哉戊亥之閒屢申賀監之請歸老菟裘玄
帢麈尾笑傲自得俄厭囂塵遊乎八極公又庶幾善
始令終矣嗟夫嗟夫公之籌策業已効于𧾷畺圉而公
之文采業已表于詞林今歛其渾論之識還于本宅

而留其未盡之蘊遺于後昆固可以含嘻于九京而莫猶乎太清也哉某等悼鄉邦之隕喬嶽慨朝宁之摧榦損憂邊境之失保障惜詞壇之喪主盟雖知公之均一無所憾而終不能忘情亦復雪涕而浪浪沾襟敬獻生芻告公之靈公其俯鑒尚饗

祭龔鴻臚吉亭母舅文

嗟夫吾舅去世已四月餘友人王君尭至甥等乃始知之嗚呼痛哉夫不肖兄弟數日前附書諸舅猶詢以出世之法及移家灃城之旦且晚歸里團聚之樂

而詎知作書之時翁已實然爲泉下人嗚呼痛哉當不肖兄弟哭吾母時宗道年十五二弟纔七歲三弟五歲每見吾外大父母及吾舅即相對欷歔潸然不出一語衫濁則浣之面垢則頮之髮長則鬋之拾其蟣虱省其痾癢壼而進以文長而抑以禮凡所以撫植衛護者無所不至幸而不肖兄弟漸次成立外大父母及吾舅私相喜慰而余兄弟亦謂吾母雖不逮養膝前之歡尚在外氏黄壚之恨萬一其釋不意六七年間一哭吾外大母再哭吾外大父再哭吾兩妗

今未幾又哭吾舅一門之內縗絰頻易素車屢駕滴淚為川酸噎成風甥獨何心能不含荼哉嗟呼庚寅之冬猶記與翁同豢鴨子公案燒燈至子夜窗風淅淅足寒如鐵面貌枯冷若槁木之枝茶三四易然後啜語朝未日出履聲已在堂外眼毛虬結淚垢滿面終日不顧公之苦絲如此此甚相聚為何等景象雖萍飛之人猶當腸痛甥何忍言之而又何忍思之耶近年以來不肖兄弟於此道稍知慚愧方欲抽身與翁討商之而翁涅槃之期至矣是不肖甥之無緣甚

也天宮佛土四維上下相待何處頤翁先度吾母尚
饗

祭王老師母文

天生元老保乂王國輔以賢媛宜家作則順合坤儀
柔崇地德既閑組紃亦涉經籍惟我夫子純孝天植
母也相之克共婦職浣澣躬親甘脆手飭服順承歡
殫瘁心力我師登朝羔縫素絲母也相之處約居卑
雖有六珈不忘縞綦雖有五鼎不厭黍藜泊陟中台
勳名卓犖母也相之秉規執矱大計密謀時資商榷

中饋之儀陰調畀軸不踰閨閫功在帷幄指人勇退
夢牽林泉母也相之促裝言旋如賓如友禍祥丘園
鴻室魋萊萊妻遜賢誕毓仙貞為世祥瑞妙體烈行
冥通玄契亦有令子疑然遠器胸中奧博毫端鉅麗
懿哉夫人世運攸贊仰襄俯育至道完備仙宗儒宗
詒世出世彤管流輝閨德壼誼生非偶然沒必有歸
珠宮瓊島鸞驂鶴飛風實為糧霞氣成衣亦有去來
原無生死下土歔欷乃妄情耳獨念生等陶鑄師門
久侍函丈休同愉快戚共惆悵未能免俗能無悽愴

陳辭薦酒涕泗浪浪尚饗

祭鄒南臯母夫人文

嗟夫嗟夫今天下以氣節顯著兒童走卒無不聞其名而壯之者惟江右鄒南臯公而不知太夫人固有以成之也當萬曆初南臯公甫登第睹時事不勝憤懣抗疏危言奮不顧身以忤柄人杖于廷幾死復甦血肉狼籍當是時路人聞者莫不酸鼻飲泣而太夫人獨私喜以為人臣之義固當如是其萬死投荒室家離散寢食瘴嵐備諸苦毒太夫人雖心痛之然終

無幾微怨憾見于顏色嗟嗟世之爲父母者初時課
兒讀書所望止於取科第爲顯官一入仕途輙教以
隱忍緘默惟恐其少激昂爲官累偶遭禍患張皇錯
愕怨言滿室乃太夫人所見迥别惟欲其子爲世忠
臣捨身報國誰謂閨閤中無大丈夫乎南皐公數論
事乍升乍沉幾二十年太夫人飽藜藿如肥甘以與
子子色養都忘忘宦得一意鑽研性命之學微洙泗
之源泂陽明之髓飡蔬飲水有以自樂至今年始膺
新命海内士大夫皆額手相告謂　皇上聖明不終

擯直臣而南皋公且旦夕受劇任登要秩獲究紓其
所學跂足翹首惟恐其晚而報太夫人逝矣傷哉雖
然死生亦偶然耳太夫人成就哲嗣為真豪傑為真
聖賢是母是子揭訐青閨千載猶香死而不亡曰壽
真所謂大年矣而或者猶以未獲生沾朝典為恨夫
今古婦人女子享榮貴受崇封者如沙多生死無聞
與草木同朽惟范滂蘇軾之母耿耿數語至今並耀
日月然則太孺人固不恃生封為榮名而南皋公亦
可無悵悵皆次為矣尚饗

祭太常少卿趙連城文

嗟夫嗟夫造物所施于下土者獨有災福二端莫福于華膴莫災于死亡二者相反譬則寒暑晝夜既福矣則不宜降之災既災矣則又不宜畀之福即福而災災而之福尤當如暑謝寒代晝往夜來不宜一夕之間而災福互加使人錯愕而惶惑今君旦膺清卿之擢暮作泉臺之人蓋一日之間其身乍榮而乍枯其命方通而方塞其家倏喜而倏悲其客忽賀而忽弔君之祿命亦何其奇而造物之侮君謔言抑無乃

太劇矣乎且君存心仁厚持身謙抑居官寬大不悖宜貴且宜壽不惟宜壽且宜有後而君春秋既促嗣胤復艱既興仲祖之嘆復抱仲宣之悲揆諸造物報施之道亦大爽戾矣此在行道猶為君痛而况同籍兄弟忻戚關情覯者荼苦能無悽惻獨幸君長者胸中純白惻怛之意達于面目亞鬼神所讃司命所厚易簀之後超苦途入樂趣蓋萬萬無可疑者此身後受享亞不在區區世福下也莊生不云乎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夫計脩

短于季和棪有無于委悅豈君之意与豈吾儕之所望于君者哉尚饗

祭李年伯母文

呼嗟孺人閨房秀彦淵質外映慧性內鑑操綆行汲目無邪盼了不聞聲衆餐精辦自為門戶托身華族篤相夫子敬恭整肅南北宦遊莞鑰是屬太布代綺菅蒯為內勤贊壼閨慈撫婢僕靡有閒言一門邕穆篤生令子桂茅蘭芳心含文錦口吐白鳳豈能自成實惟義方豈獨外訓母敎諄諄鳩車之年提訓已多

手不停書口不絶哦才名勃起遂登巍科筮仕花封恪守慈㦸冰玉比清鸞鳳數愛既晉清曹官箴愈勵清望蔚然寔成母志愒養方隆耄期未至如何淵嫂曾不百歲嗚呼哀哉電光石火忽焉徂謝禪智墓田寂寂長夜萬祈已虚靈車先駕莫追閨訓誰嗣母德枕在同籍能無悽惻獨念人生歸盡脩短一丘夫貴子賢沒有餘休以此告靈靈其歆不尚饗

祭王老年伯文

嗚呼毓有少而穎異好學不倦至于[illegible]兩穿石如翁

者耶詎有分符郡邑慈惠愷悌多所全活葦杖不足爲仁而懸魚不足比操如翁者耶詎有歸卧林間無淡然嘗以老自佚藉碩德隱行之鄉先生如翁者耶以翁之文行而仕止別駕其於報施之理亦若有所未盡固不能無疑于造物然惟其有所塞于前而始有所大發舒于後而獨不見夫如鳳如麟如琳如琅之子森森然列于庭堦乎不獨有子也而貴甲第蟬聯簪笏遞起大奇也不獨貴也而賢皆能砥節礪行飭躬殖學用世出世探源得祕此又奇之奇也以所

留有餘不盡者其震耀如此盖至是而始知造物之
果有目也所徵不滿者以之令子且將相繼爲賢以
卿名宰執功名震乎當時利澤周乎天下天不以百
歲益公而詎奪之去令不得目覩其盛爲可恨耳然
如翁者其生平之立心制行足以升濟神明方麾斥
八極神遊天地之間而又安問夫人間世哉其等嘗
得奉教于令子而李子則之進同籍官同署相愛真
同兄弟其知翁也獨深其與翁相關也亦甚至雖翁
去來自如而哉輩私情則不能不泫然而淚下千里

一函聊申犢子一念尚饗

祭葉太師母文

曰稽諸女史徵于母儀有如翟母之于方進高母之于讓之皆能韡形骸之要等因母之慈鏗鏘彤管型範青閨若太師母之于夫子皆允矣嗣其音徽我夫子所以砥節飭行握瑜懷奇文章繪夫龍虎踏沃埒夫鹽梅清通著于銓衡而寅直假乎神祇者則誰與拓其孩提之聰濬其神叢之知亦惟是母氏裂緘和丸之訓琢磨其玉質而斧藻其英姿小子日侍臯比

樹景步趍見夫子每飯未嘗不在會稽東向而聯吾
親在斯是雖夫子之孝純于陟屺而益足明母氏之
恩深于倚閭矣方裁衮繡以為襴衫拒幽而盈卮斝
九垓之太穌延慈母于期頤而訫意其止于斯寧不
悲夫乃今乃後夫子且擾上台列嵩司極大斗調四
時千秋億載功姬召者并頌慈母之教不衰是將結
無涯之知為大年化六衰之齡為萬期而抑又何悲
小子遞承衰訊逬滯交輝回成我者夫子成夫子者
慈母而今何之也敬陳絜酒以哭吾私尚饗

祭原任中堂髙老先生夫人文

嗚呼粤稽女圖爰徵彤史母儀婦德恂雅兼美疇如夫人天目毓靈扈以菌桂紉以蘭蘅疇如夫人作儷良豨蘋藻孔閑俎豆惟䖍疇如夫人在貴能降衣無重錦飾靡明璫疇如夫人在佚能勤蚤夜操作神瘁手龜疇如夫人在約能予左豨右纊以甦貧窶文瑞之學博極縹囊惟是夫人裂織以襄文瑞之業鏗鍧寰宇惟是夫人拮据以輔文瑞之沒實先夫人義方無替世澤能繩繘𦈢令子爲郎薇省雚蕣維新瀛綸

重炳期樂且壽如陵與岡胡天不弔遂隕婺光幰帳若遺桮棬尚澤階緌夜露庭陰曉晛嗚呼哀哉夫人已矣生具壺德沒垂芳名　母誥有赫黃壞如生其等誼均騅戚聞訃慘愴爰薦絜酒有涕沾裳翩翩雲車鏘鏘瓔珮来格以歆音容如在尚饗

祭劉封公文

翁之少也數聲藝苑雖吞鶩吐鳳之才不足以擬其文詞僉以爲一日千里焉而青雲之莫追蓋不獨文足以芥視一第而內行醕謹愷悌温良造物者亡忽

不忍負之而令其陸沉于時然用世之志雖不能酬之于身而寓生令子當英妙之年即通籍于金閨翁于是目厭塵緣棲心煙霞棄青衫而服芰荷之衣數十年之內花之晨月之夕抱子弄孫其行徐徐其樂于于或攜紅藤或命青雀登山梯而泛水湄追其暮年觀道習靜恬淡無為且依稀乎上行先生閱道居士之行持厭五濁而皈蓮池鬢髮頳顏行步若飛雖至凍梨而形容不衰胡不百歲即西去而不復歸雖化粗為細逍遥淨域而繋以人世聚散離合之情則

不能不深然而凄其獨以翁生平之所欲發抒而未酬者有指嗣以成之人生未必有子有子而貴固以奇而貴而且賢躋為碩卿名臣則尤奇之奇屢受貤封游登峻秩人世之榮華固已全盛而無虧况存而承歡病而嘗藥當易簀而令子不離左右可免終天之悲且衡野公不日大拜天下之受其陶鑄者皆歸功于所自出詎不曰翁之所貽蓋以見天佑善人而始終之無所私矣生之戚戚私情耳蓋不免于怛化而翁豈以為宜尚饗

白蘇齋類集卷之十四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中道　仝校

記類

游西山一

行昌平道中風起塵飛諸峰盡失午後風定依沙河岸而西褰帷一望葱蒨刺眼心脾頓爽漸近金山口巉岩西趍勢若奔馬俄儀部王君俞君繼至俞君見余喜甚遂同至卧佛寺寺宇不甚宏兩殿各卧一佛

長可丈餘其一滲金甚精門西有石磐方廣數丈高亦稱是無纖毫剥缺上刱觀音堂前餘石丈許周以欄楯諸公趺坐檻前忽聞足底作叱叱聲又類爆豆予細尋之乃石罅下有小竇出泉淙淙琤琤下擊石底遂命童子取泉啜一盞而行

游西山二

自觀音堂下穿蹊木中數度石澗趾漸高茆屋石垣蕭然村巷巷盡見朱門碧澗是為碧雲澗深丈餘作琴瑟響堂殿依山從夷入危歷數百級乃登佛殿然

昔宮室蔽虧不堪遠矚登中貴墳垣乃及山腰從上
望都城睥睨可數復下觀卓錫泉泉瀉小石澗東西
流注方池後有亭旁有洞池前為栢垣垣外竹可一
畝炎日颯颯生寒泉伏流其間至香積厨以手掬飲
清冷徹肌殿前甃石為池金鯽萬頭翕忽水面投以
胡餅唼喠有聲夜與俞汝成諸公飲法堂右軒劇談
至丙夜汝成與余分榻而卧訊余近日所得余曰賀
賀如昨第稍覺昨非耳又問元神與思慮神是一是
二余曰元神思慮神總是影子元神屬靜思慮屬動

既落動靜二相便是陰界根塵中物故到門所實為
極則正禅家所謂重厚昏沉也没成領之

遊西山三

宿碧雲之次日擲羅即繞山麓南行垣内尖塔如筆
無慮數十塔色正白與山隈青靄相間旭光薄之晶
明可愛南望朱碧參差隱起山腰如堆粉障濵者曰
此香山寺也寺南一山松蘿竹栢交羅密蔭獨異他
山行度橋下魚朱黑二種若遊空中覩已拾级而上
级干倍碧雲佛殿甚閎壯大抵西山蘭若碧雲香山

祖昆李碧雲鮮香山古碧雲精麗香山魁悈余笑語
同游若得碧雲為卧室香山為酒樓豈羨化樂天宮
哉殿檻外兩山環擁遠望一亭踞山半余色動遂拉
俞君李君王君穿磴道可二里始至亭亭曰流憩下
視寺垣如墮深壑余仰視山巔尚捧雲霄少憩予賈
勇復登俞君從石屑确确拒足十步一息有眠牛匹
黑色余取松根叩之鏗然鳴吼又數里達絶頂俯視
垣外人尺許馬如羊左右諸山俱若屏息環衛者山
外北向層層峰巒奮迅而出西望杳杳有水如白玉

玦疑是桑乾河俞君謂此遊奇甚。恨不能作蘇門嘯。令萬岩答響耳。忽山下砲聲振林谷如迅雷。余大笑。此孫登嘯聲也。坐食頃。俞君思得酒佐餚。余曰。此中飛鳥不到。酒安得至。語未竟。一長鬚攀蘿疾登。捷若猿猱。手挈一壺。問之。懼不答。第芒芒左右視。蓋遊客涎者失道至此。俞君戲語之。我乃飛仙。可取酒供養我。其人計不能脫。以壺跽獻。遂取壺蓋遞飲數巡。探鴟夷之腹。無餘瀝矣。下飲來青軒。軒前兩腋皆疊嶂環列。對面寬平如砥。芙蓉十里。秔稻千頃。皆在目中。

游西山四

玉泉山距都門可三十里許出香山寺數里至山麓鑄泉流滙于澗湛湛澹人心胸至華嚴寺寺左有洞曰翠華有石牀可憩息題咏甚多蕪漬不可讀又有石洞在山腰若罅穴道甚險一樵兒指曰此洞有八百歲老僧涎者棄行李爭往觀呵之不能止及返余問果有老僧否曰僧有之然年止四五十徧知樵兒妄語耳寺北石壁甚峻泉噴出其下作裂帛聲故名裂帛泉有亭可望西湖故名望湖

遊西山五

余與伯典觀裂帛泉畢將行余指東一山問寺僧答云甕山余誤記石經洞在此偕伯典探焉度橋而南人家傍山小具池亭桔槔鋤犁咸置垣下西湖當前水田棊布酷似江南風景既至山下僅一敗寺破屋頹垣扁曰圓靜一僧作禮甚恭予問石經無恙否僧茫然不能對乃與伯典闢寺後扉躡山巔視石縱橫無復所謂石經者僧舍中殘石斷碣悉經爬搜有一石類磬疑洞中物相與嗟嘆久之始歸暇日偶檢游

名山記石經藏小西天非甕山也不覺失笑

戒壇山一

戒壇山西山幽邃處入山二十餘里始見山門有高閣可望百里渾河一帶晶晶檻楯間閣後有軒度岩上出軒右行數百步乃達戒壇壇在殿內甃石為之壇周迴皆列戒神閣前古松四株翠枝穿結覆蓋一院月寫虬影幾無隙地寂可喜者松枝粗于屋柱去地丈許遊人持杯行行其上如履平道時王則之黃昭素顧升伯丘長孺諸公俱坐松丫中看月洗下觀

者聞咳笑聲皆疑鸛鶴之宿樹杪矣

戒壇山二

戒壇山以洞勝麗湉洞尤為諸洞第一予既登山頂峰如聚壤水如曳銷顧見右腋峰腰間朱檻掩映度有異景遂棄諸公獨度數　間至一逕迷不得前適一僧曳杖徐行予大呼不應以手招之乃就予予問師何處人微笑不答蓋聾僧也予指檻所僧遂前導轉山麓可里許始達洞門訊他僧始知為麗湉洞予入洞禮佛畢偃仰石榻上脚力稍復乃命小僧持燭

前引洞中嚴淨寬敞兩壁石乳滴瀝成物狀如繪画者不可勝計一井絶深揆以瓦礫宛轉錚錚食頃方歇僧云此井通渾河往有人縳一犬置井中驗之果涎渾河中出予再探諸洞俱奔淺遂返方丈俢談所見驕諸公王朗之狂言不須游余笑曰至戒壇不見歷涌洞與坐宣武街宅中何别洞中多鶩管石可入藥予以語昭素昭素始大悔不遊

上方山一

自烏山口起兩畔亂峰束澗游人如行衕中中有村

落麥田林屋絡絡不絶饁婦牧子隔籬窺訝村犬迎人至接待庵兩壁突起粘天中間一罅初疑此罅乃狖穴蛇徑或別有道達巔不知身當從此度也前引僧入罅乃爭趍就之至此游人如行匣中矣三步一回五步一折仰視白日跳而東西踵屢高屢低方嘆峰之奇而他峰又復躍出屢躋屢歇抵歡喜臺逐觀此身有如蠏螯郭索潭底自汲井中以身為甕雖復騰縱不能出欄其峰巒瑰幻有若敵樓者睥睨欄楯俱備又有若白蓮花花下承以黃趺餘不能悉記也

上方山二

自歡喜臺拾級而升凡九折盡三百餘級始登毘盧頂頂上爲寺一百二十丹碧錯落嵌入岩際庵寺皆精绝蒔花種竹如江南人家别墅時牡丹正開院院紅馥沾薰游𨔼寺僧爭設供山肴野菜新摘便煮芳香脆美獨不解飲茶點黄芩芽代氣韻亦佳夜宿喜庵方丈共榻者王則之黄昭素也昭素鼻息如雷予一夜不得眠

上方山三

毘盧頂之右有陡泉望海峯左有大小摘星峯大摘星峯極高一老僧說峯後有雲水洞甚奇邃余遂既巾褫衣濕諸公行諸公兩手扶杖短衣楚楚相顧失笑至山腰少憩則所謂一百二十寺者一一可指數予已上摘星嶺仰視峯頂陡絕摩天廻顧不見諸公獨憩峭壁下一物攀蘿疾走捷若猿猱至則面目黧黑瘦削如鬼予不覺心動毛髮悚豎訊之僧也語不甚了了但指其住處予尾之行入小洞中石床冰冷趺坐少頃僧供黃茅湯予啜罷留錢而去亦不解揖

送諸公登嶺皆稱倦矣呼酒各滿引黄貽素題名石
壁蛇行食頃凡四五升降乃達洞門入洞數丈有一
穴甚狹若甕口同游雖至羸者亦須頭腰貼地乃得
入穴至此始篝火一望無際方縱脚行數十步又忽
閉塞度此則堆瓔積玉蕩搖心魄不復似人間矣有
黄龍白龍懸壁上又有大龍池龍盤踞池畔爪牙露
張卧佛石獅石燭皆逼真石鐘鼓樓層疊虛豁宛然
飛閣僧取石左右擊撞或類鐘聲或類鼓聲突然起
立者名曰須彌燭之不見頂又有小雪山大雪山寒

乳飛洒四時若雪其他形似之屬不可盡記大抵皆石乳滴漉数千年積累所成僮僕至此皆惶惑大叫予恐驚起龍神亟呵止不得則令誦佛號篝火垂盡惆悵而返將出洞命僕敲取石一片正可作硯山每出示客客莫不驚嘆為過崑山靈壁也

上方山四

從雲水洞歸諸公共偃卧一榻上食頃予曰陡泉甚近曷往觀皆曰唯遂相挈循澗行食頃至石壁躍起百餘丈壁淡黄色平坦滑澤間以五彩壁上有石若

竟若桂缺覘似欲下墮使人頭眩壁間有一處巉巉積結成小普陀宜供大士其中泉在壁下泓渟清徹寺僧云往有用此水盥腥物者泉輒伏至誠懺謝復湧出如常故相傳稱聖泉余携有天池茶命僧汲泉烹點各盡一甌布氊磐石轟飲至夜而歸

小西天一

自盧溝橋折而西眼中作離車鐸煤塵路上馬蘭作花碧獸湍谷如脫籠鳥日在絛綫忽觀平原草樹若歸故巢矣夜宿野寺壞殿頹床獨畫壁稍可觀早起

行七八十里高嶂拒馬首破壁而升至壁上則羣峰盡出對面兩尖峰拔地起若雙乳其中一山雄峙所謂小西天也度此路稍坦馬行山麓上廣下削若走屋廊間時天已暮雷聲隱隱出山腰相顧憂而至亟走始得達東峪寺寺門白楊成林風吹慘悽夜不能寐携諸公飲寺門右隙地地光淨似人家打麥塲余出一令每人說一兒一虎須一二年間新事不得引古書中所載不能者罰巨觥一客談虎旋捩說不成章滿座皆絶倒

小西天二

是日天氣清朗路無纖塵過澗半里許舍騎扶杖甫升巔忽墜井凡三四乃得高曠處休焉俯視王貴諸公隶馬過澗若嬰兒騎羊不覺失笑從行兩童竊放爆竹爆聲為四面羣峰鬨遏迴旋食頃方歇至此始循石壁行甃石上壁陡起百餘丈縫間松栢叢生若翠屏諸公各踞路傍一石浪謔遙見平臺複廊朱欄碧楯出於山腰如在天上莫不踴躍再陟再休凡數折始到所見欄楯處欄內屋為石經堂堂供石佛四

壁皆嵌石刻佛经字跡疑出元人石经洞凡七處堂左二堂右三堂下二皆下楗固人不得入惟近窟经歷歷可讀字有道古者亦有姿媚者此隋静琬禪師護法深心諸碑序其顛末甚詳自宋迄元皆有石刻添入乃今二百餘年来無有一人捧寸石隻字其間者佛法彫零殊可悲嘆更百餘年安知靈藏法寶不為豪家墓碣乎余欲與同遊諸公各斥月俸增刻數片為後来倡但遊屣匆忙不能知洞中所缺何经俟異日檢閱目錄了此一段因緣洞上為五臺相距雖

不甚遠然臺具一體拔地特起不相粘連北臺甚高
如蓮花在水中央東臺亦奇臺上名有白石小浮圖
乃唐金仙主所建又有巨石號曝經臺五臺之外環
以巨嶂其石紋或類雨點或類卷雲具画家種種皴
法令低回難別古碑甚多人倦不能讀予猶記少時
同兩弟讀書杜氏庄偶檢游名山記至石經洞相與
駭嘆此靈境奇蹟何時得一瞻禮今偶以編摩隙晷
褁糧浪遊此洞忽落我杖屨下回想二十年前語不
覺忻喜過望獨恨兩弟不在側耳丁酉四月初一日

記

游九龍池

庚寅清明余與全伯典陪祀畢循山趾而西度危橋其下水涓涓踈林內朱門隱隱訊山中人云此九龍池纔可五丈衡倍之池上石壁躍起百餘丈衡理稜層道緊余發指曰此余鄉吳供奉所作斧劈皴屏障也御觀山腰黑石多類碁枰余躡石罅約步百餘坐一枰上尚餘半席池大呼伯典共坐伯典不應余攀藤聳身欲更上顧其巔削立無安足處惆悵而返就

伯典飲池邊三爵後遊興溲發伯典挽余裾余不聽
緧垣疾走忽得一逕逕止受一足猶度踵空中呼童
後掖傴行數百步稍平輒休久之始達山巔尺寸之
間攢萃百里有栢數十株青蔥似新沐搽嗽之毋異
他栢此中甚險不知何人手植山深日暮怪鳥啁啾
予心悸而下

顯靈宮西閣

都門有二高閣曰毘盧曰顯靈西閣毘盧在城外止
宜晝遊看月則莫便于顯靈八月十四日余同王則

之陶周望諸公遲月于此天漸暝俱倚朱欄東望俄吐一星火忽滿半規有頃黃金盤躍起可數尺許似破地而出紅氣艷艷射殿角俯瞰市井閭匝黯黯也是日周望極談西湖山水之雋麗花事之繁華痛飲極歡而罷

題靈宮栢

題靈宮多古栢東閣二栢尤奇幹葉上拂雲霄下掃階砌游人手約垂枝乃得入觀每與遊客列坐其中如坐綠幕內雖當炎夏了無暑氣日光不穿影繁色

淡有顛月夜自余與汪靜峰無念和尚遊此始與此樹相識今八九年矣每夏秋之交必偕友人遊數次余嘗謂戒壇老松城外柰子花顯靈柏可稱卉木中三絶又兩真官舊為師弟今兩祠相對故生此二栢隔之道士云

三聖庵紀遊

德勝門內東偏有公田若干頃中貴治之引水為池以灌沼池數里綠裪鬖鬖一望無際池邊一庵曰三聖面市背田門前古木四章身如青銅亭亭直上蒼

翠可愛殿堂不甚崇然極雅麗丘長孺云此庵體製及像設俱不俗酷似江南佛剎庵西隙地方廣如庵豆棚瓜架楚楚整潔東行數武有臺高可二丈臺上有亭一登此臺則畦隴之參差林水之掩映佛宇之稠密城樓之雄麗攢簇目前庵主秦人王則之同里也治齋設亭上邀則之及予輩適几上有圓覺經乃取首章相商託庵主從旁挽奪話柄刺刺不休予語之曰此經開卷便說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心相師止有一心一舌頭已被佛打得粉碎矣

將何物講經。僧不能答。乃不敢復言。諸公是日快談

丞暮彼數一疑此送一雞不能悉記矣

極樂寺紀遊

高梁橋水從西山深澗中來道此入玉河白練千匹

微風行水上若羅紋紙堤在水中兩波相夾綠楊四

行樹古葉蘙一樹之蔭可覆數席垂線長丈餘岸北

佛廬道院甚衆朱門紺殿亘數十里對面遠樹高下

攢簇間以水田西山如螺髻出于林水之間極樂寺

去橋可三里路逕亦佳馬行綠陰中若張蓋殿前剔

牙松數株松身鮮翠嫩黃斑剝若大魚鱗大可七八圍許暇日曾與黃思立諸公遊此予弟中郎云此地小似錢塘蘇堤思立亦以為然予因嘆西湖勝境入夢已久何日掛進賢冠作六橋下客子了此山水一段情障乎是日分韻各賦一詩而別

三忠祠紀遊

出崇文門二里許為大同橋水從玉河中出橋下水飛珠濺玉若松梢夜聲林間桔槔相續大類山庄二三閒亭依澗臨水小刀從几案間過稍北為鹿園亦

廣十餘里地平如掌古樹偃仰與高塚相錯每客至則驟馬騖鹿以為戲數武即朝日壇壇外古松萬株森沉蔽日都人所為黑松林者也韋庄在橋上南北相去四五里門外路逕甚隹清流一線綠樹如城遠望林木陰翳不知幾百重垣內寺館俱新整而臨流一亭尤為遊屐所湊蓋喜其踈野空曠耳又有柰子樹亦相近虬屈離奇蔭如數楹夏屋三夏葉密時列坐其下微雨烈日俱不到訣余同友人送客三忠祠友人俱心閒喜遊無以日長無事故得徧跡然皆寓

目而去未暇周覽聊志其畧以俟異日乘暇再遊戊戌四月十四日記

錦石灘 以下叙里中舊遊

余家江上。江心湧出一洲。長可五七里。滿洲皆五色石子。或潔白如玉。或紅黃透明如瑪瑙。如今時所畫六合石子。千錢一枚。希不可縷計。余屢同友人泛舟登焉。淨練外繞。花綉內攢。列坐其上。似在瑤島中。余嘗拾取數枚歸。一顆雀卵中分赤黃二色。一顆圭匠青色。紅紋縈遶。如秋天晚霞。又一枚黑地布金粉大

殆如小李將軍山水人物。東坡怪石供所述。殊覺平常。藏篋中數四。不知何人取去。亦易得不重之耳。一日偕諸舅及兩弟遊洲中。忽小艇飛來。一老翁向予戟手。至則外大父方伯公也。登洲。大笑若等謗我取樂。次日送遊錦石洲詩一首。用蠅頭字跋詩尾曰老懷衰颯。不知所云。若為我塗抹。雖一字不留亦可。嗟夫。此番歸去。欲再覩色笑。不可得矣。

岳陽紀行

從石首至岳陽。水如明鏡。山似青螺。篷窗下飽看不

足寰奇者墨山。僅三十里。舟行二日。凡二百餘里。猶盤旋山下。日朝出于斯。夜沒于斯。旭光落照。皆共一處。蓋江水縈迴墨山中。故帆檣繞其腹背。雖行甚駛。秖覺濡遲耳。過岳陽。欲遊洞庭。為大風所阻。季弟小脩秀才為詛柳秀才久。多詭語。薄暮風極大。撼波若靁。近岸水皆揉為白沫。舟幾覆。季弟曰。豈柳秀才報復耶。余笑曰。同袍相謔。常事耳。因大笑。明日風始定。

嘉魚紀游

舟泊嘉魚縣。訪李給事景魯。景魯廷杖歸。踰三年矣

一見喜劇欲狂握余手曰兄真信人不渝宿約登樓痛飲至丙夜時劉哼初平倭報甚警景魯慷慨談兵因訊近日人才余曰人才吾不能知第有一切喻仙鶴能爲瑩榭點綴光景然決不能耕田負重猶能護衣篋鷹隼能致野味然不能禁其食腥啖羶通此則滿世界皆人才矣景魯亟賞之明日遊近城諸山山石枯梗山樹森勁水直於山下無纖毫紆屈大約俱類景魯之爲人留二宿始別

大別山

江漢會合處大別山隂然若巨鼇浮水上晴川閣踞其背方亭踞其背邇矚遠矚閣不如亭予攀蘿坐亭上則兩腋下晶晶萬頃舟檣順逆皆掛風帆如蛺蝶成隊上下飛舞遠眺則白浪百里皆在目中浸遠漸細咫尺會城千門萬户魚鱗參差蜂窠層纍余住山中飽看二日朝則炊煙暮則返照濃淡掩映備諸変態獨訊鸚鵡洲不知所在余因嘆禰衡棹腐儒三寸舌輕捋虎鬚甚死于鍛錫翁手固無足怪所可恨者阿瞞蓋世奸雄謀士如雨猛將如雲而扎北海以一

褊急書生薦何說乎卒使之數顛狂喪身失命豈惟不識鄧名不識衛矣

龍湖

龍湖一云龍潭去麻城三十里萬山瀑流雷奔而下與溪中石骨相觸水力不勝石激而為潭潭深十餘丈望之深青如有龍眠而土之附石者因而崙緣得存突兀一拳中央峙立青樹紅閣隱見其上亦奇觀也潭右為李宏甫精舍佛殿始落成倚山臨水每一縱目則光豈諸山森然屏列不知幾萬重余本問法

而來初非有意山水且謂麻城僻邑當與孱陵石首伯仲不意其泉石幽奇至此也故識癸巳五月五日記

江上遊紀

蜀江數千里奔瀉至吾邑洶湧渺瀰如決囊而東平沙一望浩白粘雲明月之夕翻金皷玉淩爍目睛估客舟檣畏水險急不敢泊此貿易既絶民居亦少以其近城而又去居人遠故邑之士大夫得以游而樂焉長堤以內是爲艾家堰堰背城面市左江右湖烟

求变羅地更闃寂中有亭址方廣數丈余與諸公看月江上閒步至此惟學易嘆曰嗟呼此故鴻臚何君聖明亭也何君在時卿客滿座絲肉喧闐不二十餘年而其歌臺舞榭卑者蕩為流水高者續為長堤又況敬容之賤客與惟學易習鴻臚用是感嘆實深然余邑為江水齧蝕遷日甚每一出遊則江上屋廬故態十易其四五猶記少時隨大人往儒學便道謁二聖寺及武侯祠出城尚七八里今江流割城而行往日遊觀之地皆為蛟龍窟宅更歷十餘年寧復知有

孱陵城者乎嗟夫知今日之陵兔他日之谷即知今日之身他日之塵與土也世之忙忙為千歲之憂者見此遷換之城郭與夫代謝之流水憂得無少瘳與

癸巳十一月二日記

二聖寺遊紀

甲午清明諸舅率余兄弟出東門踏青行二里許至二聖寺息焉寺僧具茶菓仍出余少時題壁詩每讀蟲蛀似觀古人墨蹟不復知為少時筆也寺有辟支佛牙方長寸許凹凸處如古象又有宋黃衣使者勅

無異若新僧為言往有趙松雪羅漢卷已入故相家今存其贋者其松雪金書蓮華經固在然筆法纖弱且無款識恐亦贋本覽畢出禪房倚門外叢樹中問僧二聖因緣一老僧答曰二聖事載芬陀利經中其蹟異則始于唐此中老宿相傳唐某年邑令與沿江居民一夕同夢神人來告明日當候我江干次早官民相驚候江上有沉香二根逆水而上相率牽挽纔至岸忽行者自西來云此木奇甚然非我等莫能雕飾乃令官民移至安遠寺殿中閉扉七日煙霧迷空

朝居莫辨七日以後忽露光明啓扉視之則二像突然夾佛而立大約如世所塑金剛威猛異常而杭州有商人某者舟出揚子二童子求附舟至暮謂商曰今夕當為汝牽舟但莫相窺行即速也至夜舟行若飛耳邊惟聞風濤聲商穴篷窺之惟見二金剛扶舟而翔懼甚不敢復窺比曉舟已達寺傍問知為南郡公安蓋一夜行三千餘里矣商大驚起視寺中佛邊所立二像即昨日挾舟人也商愈駭方欲瞻禮忽立於像前衆僧聞之競來瞻禮商顯頹忽長眠突而頹

僟若龍形食頃復活告衆僧曰吾二聖護法龍也二聖一爲青蓮華如來一爲盧至德如來皆過去恒沙刼前寳藏佛授記五百童子之二應百年後吾肉身當有難然不敢加害更三百年香像肉身方歸刼火言已復瞑衆僧爲漆其軀祀二聖傍即勅所謂黄衣使者也黄巢之亂賊見像抽矢欲射像忽汗出若雨賊大懼引兵去一邑獲全至宋某年寺果火年月一如所記余因嘆佛法在周末時芬陀經之入在六朝時而青葉盧至之跡顯于唐者與經所說若合符券

嘻何其奇也同游俱携有酒肴布席門外樹下各賦一詩而歸歸憶此古佛獨顯異于吾邑而他處招提即未見有供二聖像者亦法苑中一僻事也遂籌燈記之使局士觀此知佛法廣大不可思議